

艺苑

灯下书

我认识的吴荣康钱钟珏老师

| 尹光华 文 |

1960年秋，我进入无锡师范学校读书，因为自幼爱好绘画，我被选为美术课代表，与我们的美术老师吴荣康、钱钟珏夫妇接触就多了起来。当时吴老师五十左右，已是无锡享有盛誉的画坛前辈。我中学时期就已多次在市内各种展览上见到他的花鸟画作品。这个在我们眼中的名人，上课却特别认真，素描、水彩、水粉，他都会作精彩的示范。学生动笔了，他必穿梭在大家背后，作个别指导，即使画得最差的，也从未被他呵斥过，温敦谦和，循循善诱，赢得了所有学生的爱戴。

不久，他发现我爱好水墨山水画，就带我到崇宁路旧方书屋拜名画家秦古柳先生为师，从此为我打开了另一扇艺术之门。次年，我的一幅《蠡园小景》入选市美展，一个十五六岁的青年学生能够参加市级画展，这在无锡师范还是第一次。吴老师借此机会通报教务处，给我美术教室专设了一个画桌，可以利用课余时间独自一人到那里去作画。几年时间里，我在那张画桌上临摹了不少明清名画。这种特殊待遇，使我每周都能超额完成古柳老师布置我的作业。也可能因为此，有人在无锡师范校园中贴大字报，说吴荣康培养学生尹光华走白专道路，我因此心存愧疚好多年。

吴老师在学校有一间专用的画室，就在美术教室对面，所以我经常有机会到他画室里看他作画，因此也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。

吴老师青年时代曾就读于无锡美专，师从胡汀鹭、陈旧村。后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学习西画，成了徐悲鸿的入室弟子。四年后他毕业回无锡，徐悲鸿告诫他要把胡汀鹭的小写意画技巧学到手。徐先生的临别箴言，成了他一辈子在中国写意画领域探求不息的动力。

师法胡汀鹭并未构成吴老师的桎梏，他有坚实的写实能力，善于观察，常画速写，所画花鸟虫鱼，造型逼真，姿态生动，所以粗细兼擅，既写意又写实，风格与胡汀鹭判然有别。

解放后，他工作稳定，享有很高的待遇和声誉。他感谢政府，热情响应“文艺为政治服务，为工农兵服务”的文化政策，作画内容力求取擷于生活，构图与笔墨力避怪诞与狂悖。他画洞庭东山的柑橘树，表现丰收的喜悦；画寄畅园历经沧桑的古槐，将花鸟与山水巧妙地融为一体。1977年，“文革”结束不久，经济生活日趋正常。他画《科学养鱼》，画面右上的增氧泵，虽有生硬突兀之感，但画幅下方与左上数十尾锦鲤或大或小，或迟或速，或俯或仰；或沉潜水底，或跃出水面，画得聚散有致，情态各别。水痕光影，亦都描写逼真。因为色墨交融，墨用得浓的不滞浊，墨用得淡的不轻薄，所以每一条鱼都画得十分结实而有生气。虽然画面巨大，而且别无点缀，却因为构图巧妙，疏密得

当，精神气魄仍能充彻画面。

锦鲤是荣康老师常画的题材，所作精品甚多。当年南方善画鲤者还有无锡陈旧村、上海吴青霞，但二人不善写生，皆不如吴老师形神兼备，生动逼真。“江南鱼王”并非徒有虚名。

他不仅善画鱼，还善画鸽、八哥、鹦鹉等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去他家，见他园中有一人高的大铁丝笼，其中就养有很多飞禽。他亲自喂养，晨夕观察写生，信笔写来都能得其飞鸣饮啄之态，与徒事临摹者大异其趣。

除师承胡汀鹭外，他取法最多的是任伯年。任伯年是徐悲鸿最佩服的前辈之一，吴老师受其影响，对任氏作品颇为关注。当年我去他画室，常见他翻阅一套精印的任伯年散装画册，默识心会，陶冶贯化，所以他早年花鸟画的用色用水，鲜明润泽，颇有任氏明丽秀朗的特点。他常画的八哥、燕雀，动态造型虽多出自写生，但有些笔法墨法，亦与任伯年有相似之处。作画求新求变，但对传统仍不离不弃，正是前辈们的可敬之处。

1975年，北京张正宇、张仃先生来锡小住，吴老师与他们多有交往。其时张仃先生正开始研究焦墨山水。正宇先生也用焦墨作字作画，吴老师受他们影响，也偶以焦墨作花鸟，当时所作的《春风得意图》正是这种尝试的结果，笔墨苍辣，风调别具。这时他已年近七十，犹不耻下问，虚心向同辈学习，十分难得。

他夫人钱钟珏老师，亦给我们上过课。她豁达爽辣，快言直语。同学上课不专心，作画不够要求，她会厉声训斥，常令有些女同学脸红耳赤抬不起头来。但同学若有些微进步，她立即喜形于色，当众表扬，从不吝啬夸奖的言辞与表情。因此同样赢得大家的爱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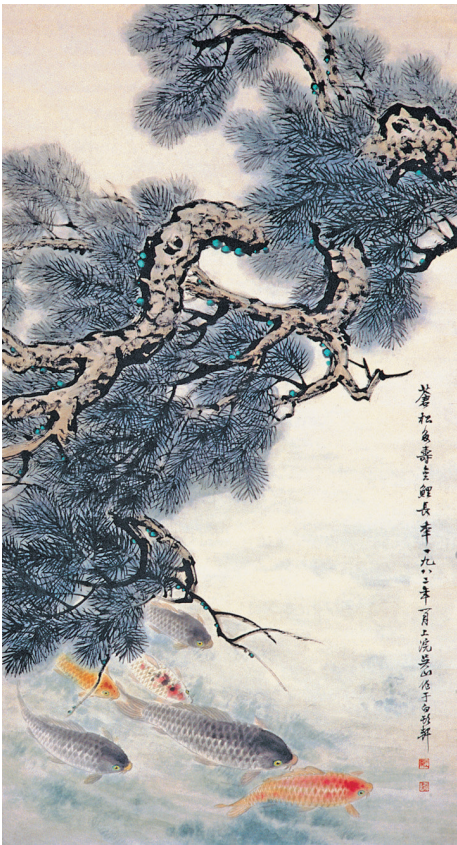
她也擅花鸟，青年时代与吴老师同学于无锡美专，后考入国立杭州艺专，得名师潘天寿、李苦禅等指授。作画一如其人，泼辣爽利，绝无闺阁恹恹之态。我特别欣赏她早年的工笔写生，那副《香远画情》写荷塘秋色，用笔细若游丝而劲力内蕴，设色则红绿灿然，亮丽而又沉着，通幅有一种向上向外溢出的力量。她晚年所作的兰竹、菊石，更有一种伟岸重实的丈夫气，不看落款，真不敢相信这是出于女士之手。

中国历史上女画家并不多，管仲姬是其中极为著名的一个，但作品传世不多，仅见的一幅墨竹真迹，已经过她丈夫赵孟頫的改动而无法窥其全豹。

至于明末马湘兰、李因等人，都秀媚有余而气局仍弱。最受人称道的清初女史陈书，善花卉草虫，人称其“笔力老健，风神简古”，绝无闺阁习气。我屡见其原作，觉得仍谈不上刚健古厚，前人的评价未免过誉。而钱钟珏老师的画则确实有气宇轩昂的须眉气概，称她为近世画坛女中豪杰是并不过分的。

钱老师的晚年作画，亦与荣康老师一样，力图求新求变，不落旧套。我常见她拿着画夹在校园、在郊外写生。画开花的铁树、棕榈，画同侪与古人从未画过的棉花和菜花，然后对着速写构思创作。一幅《遍地黄花》用斜向的空白来切割画面处理远近虚实，使单调的菜花有了特殊的气势与美感，更以顿挫有力的行草书线条来勾勒花、叶，单纯的画面便有了跌宕起伏的动感。那幅《试验田中棉花开》是她易稿多次后画成的，将农作物画得如此秀美而耐看，如此生动有韵味，其构思与功力真不可小觑。对于画中那块不大的“试验田”木牌，现代观众或许会觉得别扭，但就像当年有些画家画人民公社“吃饭不要钱，幸福万年年”一样，这种打着时代烙印的作品，象征着老一辈画家顺应时世的创作探索与经历，是值得我们研究与珍惜的。

吴、钱二老有不少合作的花鸟画传世。由于他们的艺术趣味与追求相近，更因为钱钟珏老师笔底雄豪的气魄，他们的合作画笔墨总是十分协调，有时简直难分你我，可说是声气相应，珠联璧合，就益发难得了。



苍松鲤鱼图 国画 吴荣康

手写的温度

| 陆小鹿 文 |

踩着簌簌作响的落叶去上海图书馆看手稿展，一颗心燃得火热火热。回望曾经的笔墨世界，几多感慨。一笔一画，一字一格，多少寂寞而又美好的光阴隐匿在文字背后，隔着陈列玻璃板我也能闻见纸墨的馨香和背面的汗水。

手稿，一向是上海图书馆重要的文献收藏对象。此番展览，按手稿类型，分文稿、诗稿、译稿、论著、书信、日记、笔记、剧本、题词、科学家手稿、乐谱、画稿。浏览其间，时不时邂逅到我喜欢的名字，无限惊喜：茅盾、萧军、萧红、翟永明、草婴、周克希、屠岸、夏衍、陈钢……

鲁迅说：好文章不是写出来的，“而是改出来的”。展会上看到很多手稿，密密麻麻圈着修改符号。印象特别深刻的是《坎特伯雷故事》的翻译家黄果炘，每部译著出版后，他都会在书上继续修订，不断完善译本。现场看到他一本厚厚的修改书，总共938页，背后的勤勉努力可想而知。

好的作者，会随时记录下灵光乍现的思路，时刻保持创作的敏锐之心。诗人赵丽宏的诗集《疼痛》，每一首都是他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写成的。欧阳江河写过一首长诗《凤凰》，看到手稿后才知是写在练习簿上的，他甚至还用酒店的便笺纸即兴创作。这不免使我联想起木心，木心写作时也不择稿纸，手边有什么纸拿来就写，连香烟壳子的背面也写满了诗歌，足见写作是需要激情和热爱打底的。

前些日子，我读完了周克希的《译边草》。周克希原先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数学教授，人到中年突然爱上翻译，于是毅然改行成为一名翻译家。展会上展出了他为研究生授课期间撰写的《黎曼几何》备课笔记，同时展出了他翻译《包法利夫人》的手稿。前半生和后半生的事业跨越如此之大，让人不得不钦佩他的勇气。电影《无问西东》里有句台词：“爱你所爱，行你所行，听从你心，无问西东。”另一方面是否也可以说明，任何时候起步都不晚，胸怀梦想，永不放弃，总有一天会圆梦成真。

萧红一直是我喜欢的作家，现场看到她写给萧军的几封信，备感亲切。她称呼萧军为“均”，落款是“吟”或者“小鹅”，透着恋爱中女人的小娇媚。书信的魅力就在于家常、真实、富有情感的温度，既可察家事之纤，亦可探心曲之秘。如今，书信被邮件、微信所取代，“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”的浪漫以及浸润手泽的书信之暖，只能于怀想中怅然回眸了。

展会上，我还看到贺绿汀、陈钢、朱践耳的乐谱手稿，尤其陈钢《梁祝》选段“楼台会”的手稿，勾起我对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的眷眷情愫。还有夏衍《林家铺子》的剧本、张乐平“三毛”形象的漫画画稿、陆谷孙在其主编的《英汉大词典》上的题词……这些平时只出现在书上电视里的名字，此刻悉数呈现在我眼前，见字如晤，不胜欣慰——手写的字才有温度，历久弥新。